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象臺首末卷一二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雷　純

謄録貢生臣李玉瓚

史部七

象臺首末

傳記類二 名人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象臺首末五卷宋胡知柔編述其父夢昱獲譴始末夢昱字季晹號竹林愚隱吉水人嘉定丁丑進士官大理評事以論濟王事貶死象州寶慶元年追贈員外郎咸淳三年追謚剛簡知柔於寶祐四年編其奏疏

遺文後又益以謚議及諸家贈答題跋之作以成此書而彈文亦具載焉其編次頗無法度如第一卷封事及上史彌遠書之下忽攙以李知孝梁成大糾彈夢昱二疏及徐瑄救夢昱書其下又為夢昱祭弟文一篇其下又以追復省劄之類共為一卷第二卷告詞行述之下忽攙以夢昱所進劄子四篇其下又贅以趙文等所作夢昱水石圖賛五首共為

一卷第三卷諸人贈詩十九首之下忽攙入
夢昰自詠步王盧溪韻詩二首再寄一首其
下又載他人詩八首忽又攙入夢昰自詠榕
陰圖一首其下又載他人詩十八首共為一
卷第四卷為諸家哀詞祭文題跋而第五卷
省劄謚議又居其後末附像贊六首又與水
石圖贊各編而出身印紙題跋亦與封事題
跋各編均龐雜無緒又其書作於宋理宗時

安得載及元明人詩文殆必其後人所竄亂非知采之舊矣徒以夢炅氣節足重故流傳至今而宋史夢炅無傳所載亦不免闕漏今特著之録以示表章之義焉乾隆四十四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象臺首末卷一

宋 胡知柔 編

奏疏附書

寳慶乙酉詔求直言八月二十二日應詔上封事

臣仰惟太祖皇帝艱難肇造以有天下顧命之日不傳之子而傳之弟友愛之義超越前古嘗聞周之太伯以一國而遜之弟矣未聞以天下遜之弟者也周人有道之長冠冕三代則太伯王季友愛之義實根本之我宋立國亦惟

賴祖宗友愛之義以為根本葢友愛一念乃天理之真人倫之至也所恃以培植立國之根本者莫先於此周人不幸而有管蔡之變我宋不幸而有秦邸之變又不幸而有近日濟邸之變其事不同而所以處兄弟之難者則同當管蔡挾禄父以為亂流言騰播王室幾危周公始不得已而誅放之然南陔暫廢常棣繼作感傷之意見於詠歌封胡示寵蔡祀續焉是周公所以待管蔡者終歸於厚友愛之義未嘗終絶於管蔡之身後也當秦邸陰謀竊發事迹敗露

初則罷尹開封繼以賜第西洛或有以怨望告者太宗皇帝始不得已而貶責之迨凶訃上聞感泣悲痛追封之典賜謚之典恤孤之典相繼舉行是太宗皇帝所以待秦邸者終歸於厚也友愛之義未嘗終絶於秦邸之身後也始焉之誅放貶責雖天地鬼神亦知吾有不得已之心終焉之勤渠繾綣乃所以全吾友愛之本心天理依然人倫如故一代立國之根本初無傷焉於皇我宋所以扶持立國之根本者又與周人同一意矣迺若

濟邸之變特出於一時之不幸非可以管蔡秦邸之事而例論也陛下篤孔懷之恩崇追贈之典此真周公與大宗皇帝之用心也議者遂從而駁之臣竊以為君臣之分不可暫借則駁之者乃臣下之職守也兄弟之情不可終絶則排羣議而無反汗焉乃陛下之恩意也秦邸之變議者或至斥以大逆或欲處以殊死太宗皇帝非愎諫者卒於不俞其請者何也彼則明君臣之分吾自全兄弟之情故也今臣下既聲濟邸之過陛下則從

而宥其過臣下欲奪濟邸之恩陛下則從而厚其恩君臣之責庶兩盡矣柰何駁議一聞恩命竟寢則是陛下之待濟邸友愛之義終於絶矣戕天理斁人倫我宋立國之根本傷損多矣五霸莫盛於齊威身死未寒五公子爭立迄于簡公齊無寧歲是何其禍之憯也葢胚胎於子糾之變也子糾死矣曾無一語追悔營葬命繼等事並無聞焉是齊威友愛之義終於絶也唐之三宗莫盛於太宗不一再傳而數世本支殲於則天之手者幾

無遺類是何其禍之深也葢胚胎於建成元吉之變也建成元吉死矣并與其諸子而芟夷之是太宗友愛之義終於絶也使陛下之待濟邸友愛之義果終絶焉厥鑒不遠臣竊懼之臣又聞聖明在上天下無寃民乃若至親骨肉之閒寃抑且不能以自伸未有不召變稔禍者晉之恭世子本無置毒之事也驪姬則以置毒誣之懼而出奔甘於自縊晉獻公卒不之察亦無有為之辯明者父子之天終不回焉異時出而為祟狐突親見而

與語焉所謂請於帝以聲寃託於秦以伐罪者若怪也晉之禍卒如其言者何也寃抑之氣鬱而不散故也漢之戾太子本無巫蠱之事也江充則以巫蠱誣之盜兵自救懼禍自經其與恭世子之事相去無幾矣自田千秋急變訟太子寃武帝為之幡然感悟作思子宫為歸来望思之臺父子之天一旦復回有晉人之變而卒無晉人數世之禍者何也有以散其寃抑之氣故也夫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均之為天理之真人倫之至也以父

子兄弟之至親而究抑且不能以自伸焉他可知矣天理幾於斁而人倫幾於泯矣如之何不名變稔禍耶臣嘗閱京府所勘沈伯括等案所言濟邸隱匿有無虛實臣不得而知之就使有之其事乃在陛下臨御以前其罪合在赦宥之域今不必論矣又嘗閱詔獄所勘謝周卿等案竊見逆賊深夜突發濟王脫身竄匿既而尋獲迫以僭偽濟王發聲痛哭首以不得干犯陛下與皇太后為戒則其本心可見矣議者乃謂其與賊同情商議

入據郡治又謂其欲遁往平江據城為固幸府僚有留其行者是殆風聞之過也否則為府僚者篤其説以為免罪計也不能止其僭而能留其行此必無之事也將誰欺欺天乎濟王不幸而罹此横逆陛下政當軫鴒原急難之情矜之念之詎忍罪之陛下果以議者之言而罪之則濟王寃矣適来間有訟其寃者然羣言雖進淵聽未回則是陛下友愛之義終於絶矣九原不可作是非曲直濟王豈能與議者辯又豈能與陛下較縱使追贈

褒崇其實於濟王無加益設欲削奪追貶其實於濟王無加損然陛下友愛一念或厚或薄天理之或缺或全人倫之或睽或合乃國家安危治亂之機所由判焉陛下未可以為末節細故而忽之詩曰昊天其子之天子者代天作子之義也子之子尤天之所屬愛者也濟王與陛下均為先帝子陛下兄曰姊月而所以待濟王者如此彼蒼者天其謂陛下何書曰惟孝友于兄弟則友愛乃孝之大者也濟王承先帝溫清有年矣亦先帝所

屬愛者也先帝仙遊日月幾何陛下奉先思孝而所以待濟王者如此則先帝在天之靈其謂陛下何記禮者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則繼述乃孝之大者也太祖皇帝處兄弟之常如彼太宗皇帝處兄弟之變又如彼陛下鑒於成憲而所以待濟王者如此則祖宗在天之靈其謂陛下何記禮者又曰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則朝廷者乃孝弟之道所從出也濟王在邸初無恩德及人天下未免矜憐而追念之何也意者祖宗

友愛之義素孚於人心則斗粟尺布之謡未免責陛下以備也陛下教天下以弟而所以待濟王者如此則天下之人其謂陛下何陛下無謂變故之潛消陰弭而天心為已順無謂雨澤之隨禱輒應而天心為已格人心即天心也亦先帝與祖宗之心也自濟邸之訃既傳聞者莫不悲之往往謂狂狡妄圖守貳不武苟能夤夜勦除豈至詰朝僭偽濟王果何罪而至此極耶人心之憤惋勃勃如也自封駁之説既行聞者莫不恨之往往謂

是特故彰濟邸之惡以戢訛言耳以止謗議耳欲加之罪其無辭乎人心之憤惋則猶故也以人心察之則天心可知矣迺者乾文疊疊示變固已畧寓其譴告之意矣以天心推之則先帝與祖宗之心又可知矣陛下若不早回友愛之天政恐奸雄得以竊議讐敵得以竊窺乘間抵巇特未可測況乎寃抑不散乖戾寖生他日國家之禍變何有終窮臣竊懼之夫子之作春秋凡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皆所以垂萬世戒也而鄭伯克段之事

獨首書之其意深矣此陛下所當黙會也孟軻論周公誅管蔡之過以為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臣之所以望陛下者亦猶孟軻之論周公也陛下誠能思祖宗立國之根本不外乎孝友之一念以周公之厚於管蔡太宗皇帝之厚於秦邸者為法以齊威之薄於子糾唐太宗之薄於建成元吉者為戒回友愛之本心復哀矜之初意亟圖今是旋悔昨非當臨朝之際慼泣涕洟諭大臣若曰人皆有兄弟

朕獨亡濟王僣偽事迫於兇黨非其本謀幸平心定氣為朕處之寧以恩而屈朕法毋執法以奪朕恩亟取先朝秦邸故事為朕參酌而行無忽凡追贈褒崇之典寧過乎厚焉降存亡繼絕之詔徐擇人而立之加以歲時遣使致其祭祀撫其家屬厚其賚予使死者可以無憾生者不至無聊如此則濟王之寃抑如戾太子之得以自伸不至如恭世子之鬱而不散矣陛下友愛之一念油然復生恩榮浹於九泉怡愉洽於四海天理缺而復

全人倫睽而復合為天下國家九經庶可次第而推廣之仰焉可以慰天心俯焉可以慰人心幽焉可以慰先帝與祖宗之心作宋明主垂宋休光所以扶持立國之根本者不間於周則所以綿延享國之歷數者必踰於周何憂乎奸雄何畏乎讎敵何虞乎禍變臣之所懼者不足懼矣陛下降詔求言四閱月矣臣諦觀默察朝思夕想惟時事紛紜可為痛哭流涕者多矣獨於陛下待濟邸一節尤有釐不恤緯之憂陛下庶幾改之臣日望

之所以隱忍而未敢言陛下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臣是以不顧首領披露肺肝昧萬死為陛下言之萬一陛下少留穆清反覆展玩幡然而聽之非臣之幸亦非濟邸之幸乃宗社之大幸否則狂僭之罪臣無所逃斧鉞鼎鑊惟陛下所命當席藳私室以俟嚴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上丞相史彌遠書

夢昱竊惟伊尹商之阿衡也而所以告戒其君者必先

之以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已夫立愛必自親始而親莫親於父母立敬必自長始而長莫長於兄伊尹引其君以當道豈無他說必先於斯二者何也葢立愛立敬乃人道之大端而君道之本原所從出也大丞相擁立聖明以定宗社大計正當開導聖明以為宗社久計可也夢昰竊聞主上恭儉寛仁不改父道祗畏承順克慰母心則立愛之道大丞相既有以開導之矣迺者雲川之變實出於濟王之不幸聞其死莫不悲之主上存恤

之意始於厚終於薄追贈之典始於渙汗終於反汗立敬之道未免缺然則大丞相開導之功無乃猶有慊歟今有人焉適值兇黨迫其兄為首以刼掠其財物者其兄又不幸而死於鄉鄰救捕者之手自忠厚者處之必將悲其兄無辜而橫死且察其兄本無心於刼掠軫其孤孀理其喪葬凡事之所當任責者惟恐有一之不加厚焉若或忿忿然真以刼掠之罪罪其兄聞有疏其兄之宿過者反從而聽之信之哀弔不至撫問不加丘嫂

之痛哭無聊者不之恤烝嘗之似續無人者不之顧視同氣如仇敵棄手足如贅疣則宗族姻黨必將交口譏議共指為殘忍刻薄人矣鄉曲之稍有識見者必將望然去之而恥與之處矣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主上之待濟王或者其類此歟天下未有不長吾之長而能使億兆之衆懽然戴之以為君長者無怪乎人心之憤惋不平而閭謗巷議紛紜未已也主上固不免負天下之謗大丞相不容不分其謗也公論之在天下未有久

而不明者大丞相能逆料此事他日必無反覆否歟宄抑之在天下未有久而不伸者大丞相能逆計此事它日決不為國家之厲階否歟大丞相為宗社久安計未可以此事為不足芥蔕而忽之夢昱又竊聞迺者海陵郡使君傾逝大丞相悲痛感泣哽咽廢食所以撫存其諸孤經紀其身後事者靡不備至友愛之義人皆仰之雖然天下至大一家之推也頗考叔之孝於母能施及鄭莊大丞相之友于兄乃不能施及主上夢昱所以深

為大丞相不滿也大丞相試深思而熟計之逝者已矣今日之追奪貶削其實於濟王有何加損然於主上君德所損甚大於大丞相計安宗社之功所損亦大今日之追贈褒崇其實於濟王有何加益然於主上君德所益甚多於大丞相計安宗社之功所益尤多主上出求言之綍今既數月矣以直言進者固有之獨於待濟王一節議論紛紜相為矛盾曾未有剖其事情稽其禍福平心定氣為國家懇切言之者夢旦田野書生荷大丞

相擢用棘掾與濟王素無雅故亦未嘗覿面濟王僭僞委非本心夢昱因斷謝周卿等案頗知底蘊若更緘默不敢吐舌一言非惟上負君相抑亦下負所學是用歷考古事參稽先朝家法披露肝膽輒上封章昧萬死以言之謹用副本申徹鈞聽敢望大丞相不棄芻蕘留神展玩以至親兄弟手足之情體至尊兄弟手足之情當從容論道之際明以處濟邸一事開導上心務在補過而戒於文過務在格非而戒於遂非凡追贈褒崇等事

益目今所當亟行者乃若存亡繼絕一節欲且先降旨以慰人心而徐圖之如此則主上立愛立敬之道兩無所愧大丞相開導之功於是乎大全矣一時可以無恨他日可以無愧萬世可以無譏矣書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夢昱於大丞相深有望焉若或以狂僭罪之則斧鉞鼎鑊惟所裁耳夢昱甘之如飴無悔焉

監察御史李知孝章䟽

臣仰惟皇帝陛下受上天之景命膺列聖之丕圖履位

之初肇舉禋祀雲物開霽天宇清明祥風景星昭映披拂此陛下之得天心而天心之眷陛下也號令初敷雲行雨施輝光所被聲應氣求聖主作興萬物咸覩此陛下之得人心而人心之歸陛下也孟子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百姓安之是人受之堯舜所以得天下不過如此近年以來學術不明義理不講士風頽靡背正而適邪違道而干譽親文墨者不識典故習法令者不知憲章身為王臣而有嫉視君上

之意職居朝列而有陰黨叛逆之心大為反道敗德之意肆騰挾邪醜正之語脅制上下誣蔑典常猶使在廷臣實疑懼臣伏見考功郎中洪咨夔迂潛晚出粗亦能文大理評事胡夢昱江西鄙人試法偶中遭遇聖主寘身周行不思勉勵以報君德乃以詭怪而惑羣聽近者臣等相率奏請款謁廟宮此乃援真宗哲宗朝故事考先臣司馬光之言所以隆陛下尊祖敬宗之心副萬姓尊君親上之意其所關係益為甚大咨夔則曰臺諫相率

勇往不顧者恭請聖駕欵謁景靈宮而已矣考詳典故以肅宮廟以安人心此豈細故而乃為譏誚之語如此其視君上為何如其視宗廟為何所耶益其憤給舍之駁濟王故誚陛下之謁宮廟原其心術允謂回邪夢昱素不能文且無所見突然上書言濟王事狂悖繆戾字字傾邪朝列切齒以為怪異如曰沈伯括等所供就使有之合在赦宥之域夫伯括所供事實所索案卷皆大逆不道之事身為法官豈不曉法安有惡逆而可以赦

原乎觀其下語詳其用意考其引援皆其憤詈呪詛之語此必藩賊餘黨潛伏出入共成此書二人者同於黨惡而黨惡之辭則有輕重同為狂謬而狂謬之語亦有淺深臣欲望聖慈特賜睿斷將咨夔鐫罷夢昱追官落籍竄之海外州軍庶幾中外悚動知有君臣上下之分觀聽肅穆國勢尊安天下大幸伏候勅㫖寶慶元年九月初三日檢會臣僚奏洪咨夔特降三官餘依胡夢昱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送象州羈管臨安府差

發前去取交管訖文狀申尚書省

司諫梁成大章疏

臣聞士大夫之趨嚮風俗之厚薄繫焉必其操行純一持論正平始足副公朝簡拔之意今有人焉學問本無而詭怪立異行實不副而矯飾沽名麾節屢更悖謬日甚傷風敗俗職此之由臣伏見朝請大夫直華文閣楊長孺拘僻而濟以暴狠狠而恣於酒向為守帥凌蔑僚屬誣劾寓公閭行怪政所至貽笑見於前者臺臣之評

奏臣不復再瀆天聽今六龍御天收用名賢以共起事功如長孺之習怪積謬何足齒録朝廷特以其名臣之子遂加扙拭賜以命名此初政之美意臣聞其人故態不改顛怪自如形之詩詠公肆譏訕其送胡夢昱行詩之末句云便是吾鄉小澹菴者前朝名臣胡銓也今長孺迺以夢昱況銓流傳道路有識駭憤方且以辭遜自高對客昌言畧無忌憚臣謂長孺之所為若使立朝必黨和邪說簧鼓在列或叨外任必復行怪政貽害士民

長孺之一身進退初無繫於輕重第恐中外觀望相師成風崇詭尚異波流莫返必致是非混亂分義不明他時復費朝廷區處臣實憂之臣欲望陛下特頒睿旨收還長孺召命指揮仍畀祠祿勒令閒住俾知循省以正人心以厚風俗以為詭僻狂悖之戒謹具覺察以聞伏候勅旨貼黃臣照得前大理寺少卿徐瑄身為理寺長官見其屬蔓昱之狂悖誣謗一至此極自合糾正訓戒使之捨逆歸順知有綱常始無負於朝廷擢用之意今

乃不然惟知極力慫恿而已觀其舉夢昱為賢能才識其詞有曰勤拳憂國慷慨敢言及引經决疑近古遺直等語今以瑄之言考瑄之心則夢昱狂悖誣謗之章必與瑄合謀共議而為之無可疑者臣昇劾徐瑄胡夢昱雖已蒙朝廷追削貶竄公論猶以為罪大罰輕臣欲望睿斷將瑄夢昱更賜重議施行庶誅其無將之心以快公論仰乞睿照寶慶二年六月初一日檢會臣僚奏徐瑄更追三官移送象州居住胡夢昱送欽州編管仍令

道州象州日下差發前去取交領狀申尚書省

大理少卿徐瑄上史丞相書

瑄嘗聞治世諱危亡之事而不諱危亡之言亂世諱危亡之言而不諱危亡之事此盖儒者識治之格言而古今昭然之明驗也夫所謂諱危亡之事者非謂必無是事而諱之亦非謂危亡之立至也舉一事發一政有可以致危亡之理則惟患其不聞聞斯改之而已矣此則諱危亡之事也所謂諱危亡之言者非止於不樂聞而

已也聞則忽疾之擯棄之甚者流放竄殛置之可死之地而後已天下由是而鉗口結舌朝廷有過不得聞則危亡基之矣此則諱危亡之言也是以自古聖君賢相莫不以樂善從諫為首稱而反是者必致危亡之地此必然之理不待旁引曲喻而後知也恭惟丞相一德格天再世相輔勲業之盛振古鮮儷士大夫之道古今嚮盛德者不特以二十年身任天下之重為難而更化以來未嘗罪一言者雖狂悖妄誕肆為詆毀而丞相未始不

優容之天覆地載海涵春育士大夫以是感激思奮凡
朝廷稍有缺政則盡言無隱亦恃丞相有包荒之大徳
必無流放竄殛之事不然孰肯蹈不測之淵為嘗試之
舉哉瑄竊見胡夢昱以囊封繳劄論及濟邸事獲大譴
責投之嶺海固其自取然考其所為實有懇惻隱憂之
心而無沽激矯飾之意朝廷所以特加竄於胡夢昱者
不過以其位卑而言高又其言與論思之臣適相邂逅
故其罰特異於他人而瑄區區千慮之愚竊以朝廷方

以直言詢及草茅無間中外則不當以位畀為嫌丞相光輔聖主廣開衆正期年之間凡所以奬拔善類激昂士氣扶植祖宗以祈天永命者無所不用其至而首以直言罪一職事官竊為丞相惜之恐自是中外之人皆以言為諱其於丞相二十年涵容之美意輔賛之大業所損多矣瑄職在法守偶與胡夢昱同寅見其披閲謝周卿等案牘有感于中欲退而草封事久矣聞有囊封匭奏必汲汲傳録欲早知之問其故則曰若幸而有他

人言之則夢昱可以止執筆細思作而復輟者至於三

四此益瑄所親見灼知其出於至誠懇惻而非務為沽

激求名之舉瑄既得於目擊不能為丞相言之則此身

受陶成之恩恐卒無以報故敢冒昧控陳

文

象州祭弟利用行十八文

維寶慶三年歲次丙戌五月乙卯朔越二十有三日丁丑

凡夢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十八弟之靈曰嗚呼

歲在丙午先人棄世姊九歲伯兄六歲予兩歲越明年丁未弟始生鞠育顧復先妣之劬勞極矣然猶幸有先祖在又六年壬子先祖棄世兄弟惸惸艱苦萬狀先妣忍飢寒躬織紝以供束脩散遣從師每以無忝汝父為訓兄弟既長挾冊授人負米為養先妣頗自慰每以振大家聲勉幸而伯兄舉于鄉予亦竊第太常弟之不偶於場屋者特命耳不幸禄未及養先妣已棄人間世兄弟心盟不謀而合欲使閫内無間言槖中無私蓄怡愉相懽共振門戶以守先妣

家法以踐先妣緒言家事無巨細弟每直前任之辛巳冬予蒙詔恩擢用棘掾弟偕予以行既而骨肉聚處俸入不給弟恊力支吾甘於寂淡時寄蕭寺閉戶繙書其用力亦勤矣抗志亦遠矣去年秋予不量狂僭欲引吭一鳴弟毅然賛之既而坐罪削籍投竄象郡弟慨然從之水陸繚繞不知其幾千百里凡所以經紀行計調護行色者皆弟之力也予之泛應曲酬言語飲食小有過忒弟之箴警必隨之若弟者固予之手足也亦予之法

家拂士也既抵象郡方期收召䰟魄共為講學計嗚呼豈料惡辰忝會弟乃為庸醫所殺耶弟苦痔疾特微恙耳初謂邂逅妙手因可絶一病根豈嘗聞以療痔而得死耶始予與弟同室而寢同案而食未嘗頃刻相離也正月四日招陳維清者來弟以塗痔不便始異寢繼又以起坐不便始異食然無日不相聚話也十有六日遣周成等歸弟猶起而送之其晩予訪舊從外來弟語予曰我痔根突出幸可一併去之自此不復下牀復招陳維

清則曰此瘵痨者之常也弟不以為疑予亦何自而疑也況無日不隅室而語耶豈料弟之死也馴至晝夜呻吟寢食俱廢手足難屈伸肩背難轉仄弟始疑之予亦疑之二十有三日招良醫陳安叟來診視予始見弟面肉消瘦精神憔悴四體骨立陳安叟便疑脈氣不穩然猶幸可以救藥未以為死證也用藥一日稍效自後一切不效予意謂弟出血過多元氣傷損太甚非可一二日取效也豈遽料其為死證耶二十七夜四更後弟出

血如注迭喚二僕以舊衣滲漉予皇皇無以為計二十八日黎明往禱於甘廟弟語予曰可至誠以往予禱而歸陳安叟亦來診視見弟顏色紅潤語言清爽予甚以為喜陳安叟便言六脈俱虛將理半載未能平復亦不料燈欲滅而復明乃死證也既而又令陳維清者以藥止血幸而稍止二僕扶掖進藥食弟手足震而氣微喘急喚予曰病勢變了急煎藥來救我予猶以好語相温存急捧藥以進弟力疾啜之又曰再煎藥來併請醫者

來予倉皇煎藥未熟請得陳安叟來弟顔色陡變一語不及發而溘然長往矣嗚呼予實不料弟之死也使予果料弟之死豈不能以一語問弟身後事耶弟而不以一語及身後事抑亦不自料其至於死耶予之心弟素知之身後事雖無事於囑可也然兄弟至親萬古永訣豈有不及發一語耶是可恨也予與弟為兄弟四十年同艱苦共患難所以相期者為何而弟乃止於此耶是可恨也弟之筆力遒勁交遊服之餘膏賸馥往往沾溉於

人一鄉舉不能得而乃止於此耶是可恨也弟之襟懷磊落交遊敬之尚友名勝傾葢如平生懽孰不以遠大期之今乃止於此耶是可恨也弟之議論明正搢紳器之命苟遇焉必非蠅營狗苟徒為利祿計而已今乃止於此耶是可恨也身為羈囚予則有罪弟果何罪而死於此耶若予者真為弟之累累也是可恨也弟之病也妻與女不及侍死也妻與女不及斂衣棺之類取具臨時雖欲勿之有悔可得歟是可恨也是可恨也予素多

病弟則康强弟偕予來骨肉恃以無恐豈料多病者尚
生而康强者則死耶康强者且不可恃多病者豈可恃
耶嗚呼已矣予雖强顏世間亦鬱鬱無聊頼矣而今而
後予之心事訂於誰歟家事囑於誰歟開卷有得焉將
誰告歟有疑焉將誰質歟正色之規逆耳之論非特子
姪輩不可得而聞予亦不得而聞矣嗚呼已矣予之手
足偏斷矣予之家法拂士云亡矣嗚呼豈庸醫果能殺
吾弟耶抑亦弟之冥數止於此而分當死於庸醫之手

耶不然則何為而適與之相邂逅耶善類以書相開釋者謂聞之前輩有愧而生不若無愧而死弟之此行於義得矣弟聞此言泉下固可以無恨也予之恨不知何時而可釋耶雖然栢舟之節弟婦必能守之弟惟一女當如已出撫之弟未有男當謹擇而命繼焉予與骨肉輩萬一再有聚會緣甘苦休戚誓必同之斷斷乎不相離也嗚呼此願其可遂耶其終不可遂耶一付之天而已矣予罪重罰輕再汙白簡恐恐乎後命之至則弟之

旅櫬未免孤寄今幸千二姪同周才等來使扶護舟行道廣東以歸流行坎止予始泰然任命而無所芥蔕於中矣窀穸事則伯兄自能任其責嗚呼幾何而可以見弟墓之宿草耶其終不可得而見耶亦付之天而已矣弟之靈其隨旅櫬而歸耶亦留此而默相我耶弟之生不能捨我死而有知其肯捨我耶歸者自歸留者自留晝雖形不相依夜或夢可相接予之心不能一日忘弟弟其可捨我耶詰朝惟良丹旐將往嗚呼已矣雖欲朝夕撫棺而慟不可得矣是用披瀝肺

肝灑涕奠饋與弟為萬古之訣焉弟而有知尚或饗之

劄

歸葬省劄

尚書省奉勅勘會胡夢昱昨因臣僚論列謫處遐方今已身故該遇慶霈須議指揮七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胡夢昱特與放令歸葬紹定四年七月某日劄

殿中侍御史王遂奏劄

臣讀易至於剥復其傳曰剥爛也復反也又曰物不可

以終盡則窮上反下也夫陽消於陰而一陽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剥之時義小人道長而至於極君子道消而僅有存也嘉定而後權奸代出宗主朋邪害虐衆正抱道自守者置不録直言無忌者擯不用仗節秉義者竄迹遐荒剥床及膚亦云甚矣然而置者窮益壯老益堅竄迹遐荒者不容婾阿以苟容豈非所謂碩果之不食者乎鼎餗既覆天啓聖衷回倒持之太阿而獨運之此復而反之候也柰何二十七年之間少者老老者死流

離困苦於蠻煙瘴雨者不得以生還幸及新政其與幾何陛下固當次第而襃表之起其仆伸其屈而通其滞矣死者不可復生豈非陛下悼痛于聖心者乎臣請擇其尤者為陛下誦之閩人黄榦南康人李燔曩遊朱熹之門迭為領袖凡後進學士相與講説著述世人多誦以為學明東南者熹之功惟榦與燔之力為多權臣嘗用榦試之郡守而尋即廢放燔雖從奔走而隨亦棄遺權臣知敬其書而不行其學知尊其説而不用其人斯

道不明由此之故陛下固嘗與榦賜謚而中書以其議邊事不合横加論駁熖殁雖嘗進職未足示寵臣所謂抱道自守而置不録也蜀人李道傳蒲人陳宓皆名父之子也家庭所傳者義方師友所漸者正學莅官臨民所至可紀道傳以丙子被召入對歴陳時弊權奸惡之出知果州中途而殞宓以乙亥應詔上封事丙子輪對非議時政權奸惡之兩把州麾終身不召四明人婁昉奮自諸生蔚有文譽權奸以其意氣磊落言論鯁亮不

能附己僅循常調仕止興化軍夫自權奸行乎國政其
鄉之儒先幸多尊顯獨昉之賢而慢不之省臣所謂直
言無忌而擯不用也乃若乙酉之獄固將一網以盡諸
賢也時有若徐瑄為大理少卿奉公持正以聽簡孚之
辭權奸諷以連蔓非辜旦暮通顯否則禍且立至瑄不
為動胡夢昱為大理評事義不詭隨奮然上疏剖析是
非辭直理明夫瑄小降心於誘脅之言則皜皜者易汙
夢昱居下位而無言責緘黙自全亦其所也一則追官

以謫於象一則削籍而放於欽皆含笑謝妻子以保護諸賢以扶持讜議仗節秉義之風豈不足以寒亂臣賊子之膽乎夫是七人者各行其志沒齒無怨言而天不慭遺使置者不及待陛下之簡拔擯者不及待陛下之收名名麗丹書者不及待陛下洗濯而任使之此斯世所以有憾於七人者也且謂陛下宜廣昭天漏泉之澤表七人為天下先還皞易名之典厚熂道傳窆昉飾終之恩復瑄夢昱在身之官而優加襃贈錄用其子仍劄

下本貫存恤其家庶使後世知疇昔權臣之擅命非出於陛下之本心而天下之公議不揜於陛下之聞見忠臣義士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大明當空無一物之不昭蘇震雷出地無一蟄之不震起一元之氣自剥而復駸駸進長而内陽外陰天地且為之一泰豈曰小補之哉惟陛下亟圖之伏候敕旨

追復省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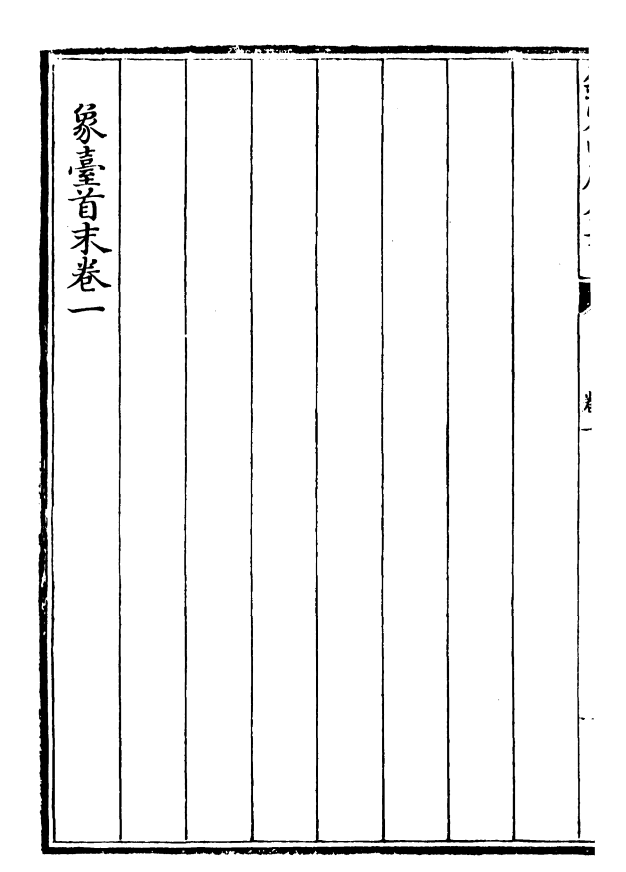
六月十日三省同奉聖旨胡夢昱特與追復元資端平

元年六月某日押

褒贈省劄

六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黃幹李燔贈集英殿修撰李道傳陳宓婁昉並贈直龍圖閣仍各與一子陞擢差遣胡夢昱贈朝奉郎與一子恩澤端平元年六月某日

押



象臺首末卷一

象臺首末卷二

宋　胡知柔　編

告詞 焚黄祀文附

中書舍人洪咨夔

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直葢與諫皷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潔志槩激壯由廷尉評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問塗胥口訪事瀧頭曾無幾微見於顔

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孝祖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今懷往䰟不可招潦霧墮鳶悲悔何及陟階員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可特贈朝奉郎

吉水縣刊告詞跋

皇上踐祚之十年改元更始躬親萬幾天地清明如初開闢殿中侍御史王公遂首言故廷評胡夢昱仗節秉義足以寒亂臣賊子之膽宜襃表以示天下上為惻然

命贈公員外郎而錄其孫於是聖天子優容直言之本心與廷評公死且不朽之令名若揭日月而行天元普試令吉文始至拜學顧瞻兩廡凡是邦忠節文行可以勵俗者皆有祠而公獨立敢言風節翹然視忠簡胡公等耳乃未有位於鄉社之列大懼無以揚忠烈表士則也乃求公像而祠之且摹所贈公官告刻之學元普竊惟崇護善類扶植正論此我朝立國命脈所繫也故修潔鯁亮之士偶見抑者終必伸激切忠憤之言暫未省

者久必録激揚觀感之餘爭以犯顏敢諫爲忠而底寮下士皆能明目張膽言天下事社稷長遠實嘉賴之今公贈告之詞有曰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抒之過大哉王言有以見聖心無我湛如太空不容浮雲點翳之留而忠臣義士固天道所祐誠可安之無懼則是告也詎止假寵於胡氏哉端平三年二月既望朝奉郎知吉州吉水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陳元普謹題之下方

焚黄祀文

嗚呼古今之立言者多矣而關繫綱常者如晦冥之日星蓋自周轍不東三綱淪而九法斁麟經不續於後世而人極幾不立矣然天每於劇弊大壞之時必豫出一人焉以擬之父子之綱絶於戾園得田千秋之一訟而後明君臣之綱絶於昌邑得嚴延年之一劾而後正兄弟之綱絶於淮南袁盎一語迷途一呼夫婦之綱絶於王后長孫一疏夜行一燭故雖無復西伯之父子而未盡至於無親雖無復夷齊之君臣而未盡至於無敬雖無

復太伯之兄弟而未盡至於無遜雖無復潙汭之夫婦而未盡至於無恩宇宙之不為積塊聖教之不為異端生人之不為鬼魅其於斯人益有賴焉我宋立國之大綱盡正而維持扶植亦斯人是賴曩時周人處君臣之難割兄弟之愛其後必封蔡祀必續固不待知者而後知也第當羣疑滿腹衆難拂胷之時不有一人推闡此理上以導主上之聦下以斷天下之惑則粟布之謡誤歸於上矣惟公忽在貿芒思不恤緯公車騰剴切之疏

政府移誚責之書上於兄弟豈無情哉而偃月之人遽從而嗾之朝窺虎豹之關夕和雪雲之句棄官如屣更覺身輕然舍人不甃於曉鍾而太史竟疲於霜夜幅巾涼館者一載藁葬城西者八年山鬼有靈多謝呵護猶全面目歸訣家人葢棺事寧而小人之運亦且去矣今天子聖明一朝赫然洗舊百為而與之新興在原之悲復撫封之渥而一言悟主者亦得以霑餘膏而薰賸馥綸命賁加恩言甚寵且有識過投杼之語自非主上真

有因心之愛責躬引咎之意豈復以加於窮愁死徙之

臣哉誠使主上充此善機矢去川決遂回友愛之天而

濟邸之祀不至終絶則公於綱常豈無少補於萬一歟

卜日得剛揭虔奔告公雖不作亦不怍矣敢告

行述

公姓胡諱夢昱字季昭號竹林愚隱吉之吉水中鵠鄉

新嘉里功德源人也生於淳熙乙巳三月庚辰曽祖厚

禮祖伯達不仕父憲周師靜春劉先生子澄以文行著

兩舉進士不第公生兩歲而孤家無卓錐其母羅氏忍飢寒以事教育長慕汲長孺之為人嘗名顥字季汲平居未嘗失色失口於人人有一善如自己出即有秋毫點汚絶不與校嘉定丁丑登進士第授南安軍南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授南康軍都昌縣主簿中大法科授峽州司法除大理評事凡兩輪對皆隨事獻言不毛舉細故以塞責時寶璽來歸大布恩澤公曰是非國家之福豈臣稱功德冀官爵之時獨不受轉官賞而援江寧

獲寳河湟歸土等事極言今日政是嚴恭敬畏愛惜日力之時當以事機易失為深慮以事力未奮為深恥以事勢叵測為深憂言極剴切時逆全歸附朝廷恩之過厚漸至驕盈公以為國家之患不在心腹在山東乃獻言欲先時而為之隄防隨時而為之操縱所謂先時而為之隄防者以為淮甸所籍以禦者民兵之力居多合汰在籍老弱之官兵而優附籍勇敢之民兵使有犬牙相制之形則彼必有所顧忌所謂隨時而為之操縱者

以為此曹志在攻取朝廷每遇其生事而禁約之今官兵民兵合養威持重而此曹之剛心勇氣不若使得發泄於此時寧宗皇帝側身修行敬天恤民而災害怪異亦往往有之有星隕於東北其光如電其聲如雷公以為主上誠心實德對越在天不宜有此然仰窺天意俯察人事必有端倪乃極言今日禍機伏於隱微之中者五事乞舉行范純仁申勑中外條陳本職之說時有以郡縣差役不均賦額虧陷請行經界者公曰茍非其人

法不虚行弊未可革而害先及矣詭名之隱寄者可許
而歸并而不可責以累年之賦其昔磽埆而今肥饒者
可許其因仍而不可增以數倍之賦遂極言之山陽虚
閭廟議將遣許國公聞之嘆曰山東之禍止此矣此曹
平時頗以戰功自負且以忠赤自詭而德望不足以鎮
之能無怨乎遂援戴淵殷浩等事草奏欲因輪對及之
未及對而許行公扼腕久之後果敗人咸服其精識寶
慶天子之即位是當嘉定之甲申封皇兄于濟賜第雲

川妖民妄圖王坐此死執政因窮治其事轉相誣引多所連逮少卿徐公瑄實涖其獄公謂徐曰為逆人而伸理豈得已哉乖陛下之至仁是吾憂也徐即舉公充所知有勤拳憂國慷慨敢言引經決疑近古遺直等語未幾議奪王爵而廢其祀事且下廷尉約法公詰徐請曰身為法官何忍坐視人侮法於帝兄而不救時方下詔求直言公遂應詔上書大畧以為太祖皇帝艱難肇造以有天下顧命之日不傳之子而傳之弟立國根本益

與周人異世同符周人不幸而有管蔡之變我宋不幸而有秦邸之變又不幸有近日濟邸之變其事不同所以處兄弟之難者則同然周公待管蔡終歸於厚太宗皇帝待秦邸者終歸於厚故皆能有道之長齊威之待子糾者終歸於薄唐太宗之待建成元吉者終歸於薄故皆有身後之禍恭世子本無置毒之事驪姬則以置毒誣之晉獻公無以散其寃抑之氣故有請帝託秦之怪戾太子本無巫蠱之事武帝有以散其寃抑之氣故

有晉人之事釁而無晉人之妖孽又引鄭伯克段周公改過事反覆極論且辯濟王之不幸其事與管蔡秦邸不同乞隆追贈褒崇之典降存亡繼絶之詔歲時遣使致其祭祀撫其家屬厚其賫予又貽書丞相史彌遠以為公論在天下未有久而不明寃抑在天下未有久而不伸此論不早明他日必有反覆此抑不早伸他日必有厲階丞相得書大怒於是御史李知孝承風旨劾公黨附叛逆與洪公咨夔並逐而公則有削籍羈管象郡

之命葢寳慶乙酉九月巳未也廣西帥臣錢宏祖欲殺之賴運判陳公汶左右得免在象扁所寓室曰涼館讀書其中甞因拾皂角有詞云颯颯秋風飛起瘴嶺黃塵撲地鐵漢儘禁當不比氷肌細膩縱來擦洗也只是本來膚體羊角因風晚樹自是秋来氣數入藥不和同瞑眩得人嫌惡只宜將去淨洗人間垢汚其寓意堅確如此未幾又為御史梁成大所劾再徙寧越未及行以痢疾卒葢寳慶丙戌九月丙申也又七年遭遇慶霈始得

歸骨端平更化收名正人而物故以衆上甚憐之侍御
史王公遂因奏乞還黄榦易名之典厚李燔婁昉李道
傳陳宓飾終之恩復徐瑄與公在身之官優加褒贈録
用其子仍劄本貫存恤其家丞相鄭公清之乃奏贈公
員外郎與一子恩訓詞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直
益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以直言罪之豈朕心
哉爾風裁峭潔志槩激壯由廷尉評上書公車言人之
所難言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問塗胥口訪事

瀧頭曾無幾微見於顏面何氣節之烈也仁宗能全介於
遠謫之餘孝宗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今懷往䰟不可
招潦霧墮鳶悲悔何及陟階員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
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當筆者中書舍
人洪咨夔也公一門孝友閫内無間言囊無私蓄其去
國也弟利用相從於象死其歸骨也兄夢白至自象以
瘴毒疽發於背死方公太琮在言路日當復極論濟邸
繼絶事謂公死南弟兄暴骨雖官一子未足償一門之

痛方旋去事未及行復平章事喬公行簡監修寧宗皇帝實録行下本貫取索奏議行實修纂立傳其從祀縣學宫則邑令陳君元晉其從祀郡學宫則太守從林李公義山其從事象學宫則廣漕比林羅公愚也

輪對劄

嘉定壬午六月五日輪對第一劄

臣一介謬庸備數理寺循次陛對自幸遭逢越職獻言輒忘狂僭幸陛下容納焉臣仰惟陛下以純誠事天嚴恭寅畏

是也以實德格天寛仁勤儉是也以陛下之操守踐履無一毫人僞介乎其間明白洞達真可對越在天故臨御以來變故之更歷者不知其幾而借助於天以消弭之者亦不知其幾試以大者言之外而强藩跋扈人皆曰此唐之淮蔡也雷厲風飛不旋踵而誅之内而權臣根據皆曰此漢之梁氏也天開日明一反掌而去之斯二者非人力所能與也天也昔之轉禍為福轉危為安者無一非天邇者鎮寳之彰彰來歸輿地之寖寖自復者又何往而非天抑臣聞之承天眷之巳

至者易迓天眷於方來者難鎮寶之歸天也然講東都之會而使夷夏之玉帛交歸者此其兆也輿地之復天也然雪南渡之恥而使祖宗之境土盡復者此其占也興復之祥天方畀之興復之運天方啓之臣願陛下愛惜日力而以慊然不自足之心應之上下戒於驕盈內外懲於玩愒以事機易失為深慮以事力未奮為深恥以事變叵測為深憂滌蕩振刷之意日新於一日經營圖治之功日加於一日則天之啓迪陛下者豈特如今

日可觀而已江寧獲寳晉惟哆然自足也卒無以大規恢之業河湟歸土唐惟哆然自足也卒無以收振起之功往事亦可鑒也書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惟陛下兢兢而亟圖之傳曰責難於君謂之恭臣不勝惓惓

第二劄

臣聞謀國者不可有所玩天下之患常伏於所玩秦以慕容垂為不足忌而玩之秦之患卒生於垂梁以侯景

為不足疑而玩之梁之患卒生於景方今天下所通患者垂亡之勢也此患之顯於有形者也臣竊以大勢而逆料之其亡之遲速未可知而終於必亡為可知葢其兵力銷於戰塲民力疲於轉餉財力匱於應辦外示强大之形内感危亡之證釜魚幕燕視蔭幾何國家之患終不在心腹臣之所患者則山東歸附之衆是也此則患之隱於無形是也當其歸附之初國論譁然或有養鷹颺去之疑或有養虎遺患之懼陛下斷斷然推赤心

以待之果能竭智勇以報我傾忠誠以附我緩急惟命令是聽平居惟紀律是安昔焉以為可疑者今固不足疑矣然玩之而不復為之防可乎昔焉以為可懼者今固不足懼矣然玩之而不復為之慮可乎陛下廟謨明照固足以消其姦宄之謀大臣邊籌深密必有以杜其姦宄之謀秦梁之變萬萬無之抑臣之私憂過計則深以為不可玩焉葢我之阻隘彼盡知之我之虛實彼盡熟之生聚日繁温飽難適希覬日重怨怒易生首領縱

無他志偏裨寧肯協心苟不先時而為之隄防隨時而為之操縱卒然有變何以制之夫此輩平昔之所自負者特以其勇於戰鬬而王師莫能及之臣竊聞淮甸之所籍以禦者民兵之力居多而官兵之怯特甚今莫若汰官兵之老弱覈官兵之虛籍就移其廩給以資民兵馬合其強壯者而教閱之擇其英傑者而統率之畧復其租賦常寬其徭役以優假之將見官兵之在籍者日精民兵之附籍者日衆有犬牙相制之形無尾大不掉

之患彼自有所顧忌而不敢妄生邪念矣臣所謂先時而為之隄防者此也夫此輩平昔之所不滿者其志每在於攻取朝廷則不欲其生事而禁約之臣竊謂讎敵未有滅亡之日邊戍未有撤還之期以守為守不若以戰為守官兵民兵養威持重以待而時遣歸附之兵乘間以抵其隙聚則散散復聚或持其急或擣其虛知甇所以困楚王朴所以取淮其策益出於此滅則有分地可以處之未滅則此輩之狠心勇氣有所發泄終不至

於萬而生變焉臣所謂隨時而為之操縱者此也隄防
操縱而盡其道非特可以銷患於未形而患之顯於有
形者亦不足慮矣臣之愚慮近乎迂臣之過計近乎拙
惟陛下採曲突徙薪之說持履霜堅冰之戒與大臣兢
兢亟圖之宗社幸甚

嘉定甲申正月二十二日輪對第一劄

臣理寺之賤有司也惟刑讞是評其於當時之大務詎
敢出位而妄言然忠誠所激有勃勃而不容遏者輒昧

死為陛下陳之臣聞漢臣董仲舒之策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有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陛下之嚴恭寅畏天實鑒之陛下之寬仁勤儉天實知之矧簡畀之方隆宜休祥之洽至然災異之來未有如故歲之數者遠郡之旱近郡之水京畿之火譴告亦既諄諄矣繼以日餓之變又繼以冬雷之變乃若星隕於西北有光如電有聲如雷則尤異之

大者仰窺天意俯察人事譴告未已而警懼繼之者其故果安在也臣竊思之殘賊未殄報復必深禍所伏也新令方張窺覦難免禍所伏也歸附之衆情態叵測禍所伏也驕蹇之卒輒肆扇揺阻饑之民閭行剽掠禍所伏也禍機伏於隱微之中而未發焉葢賈誼所謂痛哭流涕者也柰何習俗惟玩愒是躭人情惟苟且是溺久安長治之策尚闕於建明防微杜漸之計或踈於植立竊意天心仁愛陛下之深惟恐禍機之發而傷敗至焉

此譴告警懼所以不厭其數也以故歲天災流行若此

繼自今以往陛下無徒區區為荒政之講火禁之修而

已盍亦逆計事變而思膏澤有當霈者歟横流有當遏

者歟曲突徙薪之謀有當謹者歟以故歲之變屢形若

此繼自今以往陛下無徒屑屑然齋心膳素露立黙禱

而已盍亦推測端倪而思離明之或蔽歟渙號之或愆

歟星拱之邪或有陰懐不靖者歟書曰王省惟歲陛下

臨御之歲今又新矣政當以故歲之災異而深省之易

曰履霜堅氷至言慮患貴乎早也詩曰廹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言防患貴乎預也今日轉禍為福轉危為安于以消弭災異于以迎迓休祥顧陛下之施行如何耳昔范純仁進言於神宗皇帝朝以為郡邑之弊守令知之一路之弊職司知之茶鹽利病民兵刑法差役之弊提其局及受其害者知之軍政之弊主帥與將領知之邊之弊守邊知之伏望特下明詔申勅中外各使條陳本職限一月聞奏然後審擇而行之此益救

時之切論也臣敢摭之以為陛下獻願陛下謹天之戒畏天之威鑒已往毖方來與二三大臣兢兢亟圖之若夫三白已見一稔可期固自可以占陛下獻歲之祥臣猶哓哓然以故歲之災異言之可為不識忌諱之甚者惟陛下矜其嫠不恤緯之憂而赦之

貼黃

臣生長莊農竊知所在賦額虧陷而作邑者有湯火煎熬之嘆役訴紛紜而充役者有破產代輸之苦其蠹弊

之源葢有在焉諸縣之書手是也臣耳目所接如江東西諸縣所謂書手者官無一錢一粟請給及之然聖節歛買之糜費取辦焉監司過往之供應取辦焉佐官白直之傭顧取辦焉甚至縣官宴集之需送迎之具亦取辦焉其他百色誅求猶有不容縷數者夫既空役其身以服勞於官而又虛取白撰以應辦於官所以自餐其溪壑之欲者不與焉茍非肆欺籍帳隱漏稅苗詭甲名為乙户指土著為逃移籍有産之家以為槖槖焉其費

從何而出其間縣計從容去處能免此弊者無幾以江東西諸縣推之他處未必皆然今日之經界籍使無弊而書手之害未去焉不數年間其弊又將如故矣臣竊以為諸縣書手人雖甚微而蠹弊之關繫則甚大繼自今當給以重禄縣計之窘促者計之申明於州州申明於上司畧豁其經賦以佐其經費之不及若是而猶敢取辦於書手則以枉法贓坐之庶乎書手免重費之累畏重禄之法而有所顧藉矣不特經界之已行者不至

於弊經界之未行者亦可許之首正而革其弊矣如臣言可採望陛下并付有司訂議修立成法而頒行之天下幸甚

甲申擬對第二劄

臣竊惟邊戍未撤帥閫之關繫甚重以今日三邊計之山陽之帥閫關繫尤重葢歸附之衆實萃於山陽任總戎之責者茍無以鎮服之則彼將有所玩而生變無以駕馭之則彼將有所激而生變授鉞之或當或否國之

安危判焉臣謂為山陽之帥閫繫尤重者此也臣請以古事證之河南新附在祖逖固能以恩結之抑亦平昔之雅望素孚焉一旦統之以戴淵則烏塢相繼叛去矣此無他無以鎮服其心故也姚襄單騎來歸纔見謝尚面歡若平生一旦制之以殷浩則反噬之禍不旋踵此無他駕馭之失其道故也山陽帥閫之虛久矣廟謨宏深本難窺測外議揣度未免紛紜咸謂向來之策勳邊頭者陛下實注意焉臣竊以為歸附之首領平時頗

以戰功自負且以忠赤自許萬一陛下之謀師果如外間揣度之論彼將曰子功出吾下而位居吾上何也竊恐不能無怨心又將曰豈無他人而使是子臨我是防我也竊恐不能無疑心疑怨既生釁隙易起蕭牆之變將必隨之今日文武之士布滿中外宸衷所契翹館所儲與夫公論所推人望所屬豈無鴻儒碩德胄中自有兵甲可以授鉞而分閫者願陛下與二三大臣早為之所選擇而遣之使如李光弼之始至而壁壘旌旗精

彩皆變可也又使如韓琦范仲淹之經畧西夏而邊上有一韓一范之謡可也庶乎羣疑亡而衆論塞矣歸附之情不特帖然相安抑亦可以得其死力而終為吾用矣春秋時師慧之過朝也曰必無人焉則輕之繞朝之贈策也曰子無謂秦無人則晉懼焉以山陽師闇之久虛而陛下弄印遲疑幾半載而未有所屬焉覘國者其謂之何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能已於言也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

水石圖讃

趙文

故園松菊歸歩月明蕭然獨往百世之英

曾先之

新松日長水月亡恙乃如之人霄漢之上　松竹猶存水石如故人月爭光千古萬古

李元正

月到天心水不湍中流但見石巑岏是間有恨君知否

莫作當年八陣看

楊如珪

右或泐水或竭松竹或折月或缺亘萬古者獨立之節

康民獻

百世之英萬夫之雄其撓而不濁若山下之水其翳而不昏若空中之月而其涅而不緇又何愧大夫之松

象臺首末卷二